

鞏縣志卷二十二

劉蓮青

邑人

纂輯

張仲友

邑人劉鎮華鑒定

邑人劉鎮海參閱

固始萬自逸讐校

志原

縣之有志不詳椎輪所始溯方志興於有宋劇縣名都概設專書吾鄉雖不足語此顧介兩京之間咫尺皇都冠蓋頻煩又為陵寢重地名標赤畿以情勢論應羅大典於方策以張國家之盛慨自胡馬南下封豕東來彌天浩劫子遺之民幾於殘喘莫保違言典籍哉故宋元之閒方志有無未敢下一斷案試讀嘉靖志序則所謂舊志者既無片鱗隻爪烏從測其所自昉耶

吾縣前志今存者惟嘉靖乙卯及乾隆乙丑乾隆己酉三書餘俱佚矣嘉靖志是創是因尚難論定當初謀修時知縣周泗訪舊志於諸儒則曰舊有志板已燬於兵爰呈以前教諭潘進所輯志畧爾時所謂舊志者宋歟元歟明歟均不敢知潘進所輯志畧手創歟抑摘自舊志歟亦不敢知及讀康紹第跋語有曰當道每采取圖志率以傳聞之謄錄者應之則潘教諭之志畧應與傳聞

之謄錄不甚相遠是否於舊志板燬後新自采輯抑或
因緣舊志雜萃成稿俱事理之不可懸揣者也故曰嘉
靖志是創是因難遽論定云

嘉靖乙卯修縣志八卷邑人生員康紹第纂知縣德州周
泗主修並校教諭楊月潭訓導冀勵巖李洙西邑生員
常孝劉繼馨張永亨姚寶廩膳生李一經王崇化同修
前有周序後有康跋教諭訓導見敘跋中字而不名是
編敘述荒畧體製疏漫且時有舛訛處不得稱爲佳構
然前志旣燬兵燹茲又倉猝成書其困於經費絀於采
訪可知不能概責之主筆人也今日得讀是志旣足增

廣史料並藉知昔志源流較康乾閒修志者爲幸多矣
更有一事足紀者卽得嘉靖志之經過前年開館倡辦
時邑人祇知有李志並邱志乾隆十年修已不恆經見順治
康熙閒舊本久已視爲廣陵散無從問津至若明代志
乘絕爲夢想所不及友人南陽張仲孚曾閱寧波范氏
天一閣書目以此冊殷殷見告時吾縣劉鎮華任豫陝
晉邊區綏靖督辦率所部駐防新鄉函達鄞縣范氏天
一閣鈔得之是役也鞏與鄞隔數省素無瓜葛非劉督
辦之力不及此凡執役志館者罔不感激愉快如獲至
寶畧述顛末以明還珠之由

周序曰凡郡縣必有志者所以載時事足文獻而政治所關莫有過於此者矣但今之爲令者率以簿書稽會爲盡職而於志爲末務漫不加省又豈知事有似緩而實急似細而實大者乎何也志之所載邑之山川疆域人物職官田賦戶口風俗節義靡所不紀以備觀民風者采而納之太史氏而太史氏獻之天王以需留覽或有警省則民隱於是乎卹矣是志之所係實至急至大而可以緩且小者視之耶以故予受命知鞏下車之後命取志而觀之左右曰無旣而詢諸生儒則曰舊有志板旣燬於兵事又缺其典籍乃以前學諭潘子志畧呈

焉予披閱之餘見其中多有可否予於怪而不經者削之妄而過實者去之欲刪舊飾新以成厥志奈之何心擾於事之煩筆奪於訟之判復資於學諭楊月潭學訓冀勵巖李洙西懋簡博於史學之生四五子以禮敦請居於靜所密考諸子百家之書益以習見博聞之迹予頻躬詣其所商榷是非夜分乃旋越數月稿成予載觀之見其典而實要而切質之野史同而有徵參之郡志詳而不妄予乃羨之曰允若茲雖不敢以擬名家之傳庶鞏之爲邑山川疆域之險易人物職官之臧否田賦戶口之盛衰風俗節義之習尙可一覽而見矣觀民風

者之求可持是以應矣天王之所以勤卹民隱可按是而敷矣未必無小補云故捐己之俸命工鋟梓非敢爲耀已能特以紀鞏之迹俾後之賢者增益有據耳觀者幸勿鄙焉

康跋曰鞏之爲邑始於東周惠公封幼子於此以續王號名曰鞏者蓋取河山四塞鞏固不拔之意誠哉河洛之咽喉關蜀之鎖鑰也歷漢唐宋元其鄉賢名宦代亦有人而斷碑殘碣咸可考也至我皇明復隸河南府獨當東面要路雖郡志有紀而邑志顧缺焉前之令茲土者或圖政而未遑或欲爲而未能因陋就簡相沿底此

故當道每采取圖志率以傳聞之謄錄者應之茲爲文獻之缺可慨也已甲寅秋我邑侯父母松川周翁以精誠之學練達之才來知我鞏首以是詢蓋得先務之急者因其久缺銳然於舊錄之迹益以博通之識復不自恃已見特資於我月潭楊師勵巖冀師洙西李師又命第等四五生館於靜室時加省試禮敬優渥悉自己捐故不數月而遂成嗚呼換舊迹而述傳聞者第等之力也定是非而決去取者我松翁之見也俾百八十年之缺典成之於一旦歷三四十令之賢否裁之於一人庶鞏之爲邑可以敷知於遠方而聖主宅中據險以鞭撻

四夷者不勞餘力而坐享太平之盛矣意見其禮而知其政侯之嘉績懋於鞏者更僕未易數也觀此可知其萬一云

順治十二年修縣志知縣張好奇主修好奇朝邑進士十二年任十六年行取去職攷張志久佚至今其名僅存原書敘跋後志概未錄存書凡幾卷統末由詳惟邱志凡例謂邑志自明末燬於兵燹國初邑令張好奇草創實畧推繹其辭則所謂明末燬者是否指嘉靖周志抑周志後又有他志均無從悉草創實畧四字義意不甚明瞭要其爲書諒非傑構耳

康熙三十年重修縣志知縣顏光昌主修承巡撫閩興邦檄催以成此書書久佚邱志僅載一敘敘中有云訪之父老與一二文學之古鍵戶扃關悉心討論文學士爲誰概不可知第就其序文論學識亦尙可觀邱志又評曰顏筆簡古伊考向來修志縣官僅尸其名文章恆出他手顏係曲阜拔貢事列名宦

顏序曰康熙二十九年大中丞閩公撫豫之三載整飭吏治周卹民隱政治人理百廢具興於是敦禮耆碩纂修通志復檄下郡縣以爲志乘關於國典必博而不支簡而能該始足上列職方下藏石室而各屬或缺畧未

備或承訛襲謬蕪穢不文信今傳後將焉賴之其兼諮博訪勒成一書彙呈裁定既又頒發凡例俾爲程式昌以蠅蠓下吏濫竽鞏邑蒞事之初繙閱舊志卽欲訂正補綴而鞅掌簿書未遑就事及承憲諭不勝悚惶於是訪之父老稽之史冊與一二文學之士鍵戶扃關悉心討論始於季冬迄於仲春凡三月而告竣謹按鞏之爲邑東距虎牢西抵黑石南望嵩嶽北枕黃流眞河山四塞之固哉東周爲鞏國簡公居之戰國屬韓蘇秦歷說亦稱鞏洛爲天險楚漢之間成皋滎陽爭戰累年項羽之不得捲甲而西者鞏爲之扼也及隋煬之世洛口廩

倉爲李密所據東都迄以不振蓋以形勝險甲於中原天下有事扼吭拊臂在所必爭勢有固然無足怪者我國家定鼎以來馬放牛歸海隅澄清民勤耕桑士樂詩書鞏人之所以安居樂業者皆教養休息之所涵濡而浸潤也方今聖天子振興文教詔求遺書特命館閣纂修國史雖殊俗異域之國亦莫不梯山航海納版圖紀風土備編錄載籍之末而中州腹心之地纂言紀事顧乃缺畧其何以仰副德意耶舊志所載旣多疎謬而自順治十五年以至於今錢穀戶口國計所係忠孝節烈風化攸關至於職官人物之類三十年來日新月異不

可指數安可坐視散佚不一修葺此我大中丞之所以
留心掌故銳意著述者也昌不學無術辱承明訓惟恐
草率有負大典發凡例一遵條約用是或免舛錯至於
補殘更訛備極經營不遺餘力其有當與否不敢知也
亦云頗盡心於是書焉爾

康熙壬辰志知縣多時琦主修書久佚餘概不著時琦文
喜駢體乾隆閒邱軒昂續修志時多志猶存邱屢彈其
過失並切嗤其蕪雜卷中因依舊文甚少僅錄其原敘
亦足窺豹一斑倡始於辛卯秋月告竣於壬辰初夏
多序曰竊思文以鳴瑞發千秋不朽之光獻則流馨啟

百代無涯之譽快簡編之在望欣模範之非遙然而落
落古今難覓澄清之路茫茫爾我適開泛溢之端此架
上之書所以存而勿論寰中之彥亦以置若罔聞也孰
知紀志之分門卻是文章之捷徑蓋其疆圉楚楚便堪
注意搜尋即使事物紛紛亦可悉心訪問矣琦畿南陋
質瀛上羨儒幼愧鯉庭未洽家傳之次第長慚鳧舄漫
登仕籍之班行初曳綬於中州得握符於下邑維茲鞏
也峯崔巒峻羣山結聚之區浪激波湍衆水迴旋之甸
覈累朝之舊牒不乏名家甄歷代之官評並多循吏或
沿或革當年斟酌堪思或廢或興往迹轉移無算至於

閭閻之肥瘠專視經營闡闡之醇澆漸爲習尚皆宜隨時在念歷刻關心者也琦每圖染翰不敢拈毫一則腹笥空虛一則胸襟雜沓一則因之掩拙一則藉以偷閒不意庠序投詞紳袍折柬共謂志書缺畧久滋闔邑之羞亟須考辨精詳始稱有司之職琦聞是語也特採或比鄰或隔境各家之格式上希大司馬大中丞撫憲之裁成蒙寓目於全編復點睛於各帙遄飛憲筆深增末吏之光催刻新函實是微員之幸琦伏思大清一統志梯山航海直窮星宿之源重譯指南總在照臨之下而況各直省之縹緗燦爛各郡邑之簡策英華莫不沾堯

天舜日之昭回豈但供石室蘭臺之積貯美矣盛矣堂哉皇哉而鞏析彈丸之塊琦修草芥之詞不過嶽麓之一塵不啻海濱之一粟何必孳孳鎔鑄費墨瀋以謀篇汲汲鑪錘運筆鋒而逞技也哉然而一統者各郡之所聯也一郡者各邑之所積也則鞏之規模遞嬗鞏之幾務更張不可聽之若明若昧之間必當溯其真是真非之自矣琦於是專心審訂極意安排見舛謬之言闢而又闢遇含糊之語詮而又詮數千年留下詞章愛之殆如金玉什伯輩傳來名姓奉之宛若鼎彝科目之盛衰井井列眉於紙上稅糧之贏縮絲絲指掌於窗前殊多

布帛菽粟之談兼資草木山川之趣若夫死忠死孝人心世道之所關全節全名王化閨門之所重弔英魂於地下寫血淚於人間則又儒者之夙懷文人之本色也幾番脫稿綢繆於卯之秋冬一旦成書劄劄於辰之春夏世勿以疎庸見哂予原不以博雅自居謹絮絮於開宗庶昭昭於全部云爾

乾隆乙丑志四卷知縣邱軒昂纂修縣丞陳之煥協修參訂則舉人曹鵬翊拔貢趙發軔編次則監生劉鴻誠生員徐省等八人攷修志通例向由知縣尸名別聘通儒任纂組邱知縣與陳二尹乃躬自鉛槧洵屬庸中佼佼

及讀其書覺識解文采非所擅長吾儕未讀壬辰志不解其價值若何第以邱之詆諆者論之恐未必後來居上也關策俱在非一人所敢私抨猶幸列顏多兩序藉以少有所徵

邱序曰鞏之名鞏者何自洛陽歷偃師而東大河遶其北伊水瀝水澗水俱匯洛至北邙盡處入於河其南則嵩峯少室蜿蜒斷續以北爲白雲爲青龍至黑石渡嵩與邙對峙爲巖關又南一支俯伏東行至伏兒起峯下鳳城劈一脈以西顧縣治與邙尾又一關其又東爲洛口爲武牢張儀所謂成皋鞏洛之險者鞏之爲鞏實洛

陽之總會鞏固洛以固斯則鞏之爲鞏者然也遠古靡得而述矣伏羲帝堯舜禹成湯受圖河洛正史荒史皆可稽周爲鞏伯甸周末爲東周秦爲三川郡其時鞏所隸偃師緱氏穀城平陰南陽等皆屬焉後迺析置爲數縣高辛都亳而祀郊禘則於鞏成湯亦都亳桑林夏臺俱在鞏漢書杜預注鞏縣西南有湯亭在鞏言鞏屬於亳者不得而入焉他可知矣嗟乎斯則考古者之所慎也昂於癸亥冬尹斯邑涉汜水出玉門望邑山川形勝固已歷歷在目矣蒞治年餘戶口賦役師官學校風俗土物祥瑞災異等經者經理者理已迺訪其人物古蹟

諸凡前志不載者竊願見所見聞所聞著爲成書備採擇且以鑒往知來於昂爲政不無補益焉二尹臨川陳君表黃方城先生從曾孫良史才也先昂尹茲土與昂論相浹兩人腹稿畧已具適奉憲檄修前志昂與陳君益得藉是畢志矣陳君慎其事舉邑宏博曹萬如趙素其共討論昂固知其人未嘗一識面兩君旣至然後歎邑稱遷固者名下果無虛士也兩君抒懷多口古而又深病前之人過河洛歷嵩陰翠靄凝目溪聲潺湲奚獨無山高水長之思也石窟多題咏見前志今亦寥寥數言爾傳者不盡美美者或不傳左右河山笑人聾與盲

不爾何無情也既而曰聖聖受圖皆於斯圖今可稽者
羲帝之畫爾乾鑿度春秋運斗樞尚書中候等其爲言
也畧存什一於千百罕所見焉斯珍之從來多古意臨
眺獨躊躕非惟吾鞏爲然矣且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也傳者不盡美前之人固有幸有不幸焉美者使
可愛愛者使可傳前已不知有今日而今可預知其後
者非史之責而誰責與兩君既慨古又存今昂與陳君
皆可之因共取前志商訂釐剔刪繁蕪正僞訛其於學
問文章忠烈孝義善士高人節婦賢媛輩尤爲津津不
置者鞏所重獨以此而昂與陳君風示教化之旨亦寓
焉尙冀斯書成士民益自愛又有卓卓可紀者斯則鞏
之爲鞏俗益厚風益淳人心之固固於金湯豈獨河洛
嵩邙稱爲天險四塞而已也是爲序

凡例曰一邑志自明末燬於兵燹國初邑令張好奇草
創實畧纂修者曲阜顏光昌增輯者瀛海多時琦二公
前後苦心可稱信史但顏筆簡古多則未免蕪雜之累
今爲刪削合史法欲使二公著述如出一手非敢好繩
前人也一顏纂修時以張爲原志多又以顏爲原志今
或兩有可存或遇辨駁之處仍以顏爲原志而於多則
以前志二字別之愚者一得曰今按閱者殊爲醒目一

天文照依前志畧加搜補天文大成窺天管見爲書雖富不敢妄爲搬運侈陳禍福裨竈所見未足爲識微況其他乎董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事修天道順慎之可也一各邑志書從無總括史事者前郡守雲南張太史續府志作府史事考蓋郡志卽郡史邑志卽邑史括史事於前則知稗官小說不得而妄入焉創例亦定例也今倣其例敘邑史事於疆域後一史以傳信非傳疑也河洛在鞏聖聖受圖皆於鞏前志不爲大書特書僅以見諸瑞應災祥二項下殊失輕重之體景亳鞏地也桑林卽魯莊而他邑或援張儀鴻臺桑林之說以

爲在成皋夫儀所謂桑林別一桑林也豈得附會禱雨事此與邑志以孟郊爲鞏人爲洛人皆考之不核也舉此可例其餘矣今於人與地在鞏無確據者不敢混入鞏所重不以此也一史記前漢書後漢書敘事後用贊曰論曰歐陽五代史記傳後皆有斷一唱三歎有餘音矣他家或竟住無餘文一代有一代之體正不必拘今於前志有者或改之或竟刪削不留一字間或有關大體作附論以補之然亦無敢瑣瑣云一山川缺者補之戶口賦稅新者增之風俗變而逾上變而逾下者例宜另書仍不沒其前若前後無變更仍之而已人物宜分

聖賢理學經濟忠臣孝子仕宦文學義士善行等項原志一概收入今亦不敢妄爲紛更惟於本名上標出各項名目以便觀覽其後續入諸賢乃始細爲區別隱逸流寓非高賢達人不得濫廁其閒節婦烈女苦志堅貞其人不爲立名計傳者或一二言或竟無其言前志詳畧不同今必各按行實寫出生面名教所關非徒爲巾幗吐氣也一災祥前志頗詳補入僅三條關一邑者載邑志非是不得而錄焉一武功前志失載今於無可稽者姑闕之其猶傳而未泯者例宜補入以其折衝禦侮敵王所愾不得聽其淹沒而已也一藝文可存者存之

前志濫載請停豫省漕糧疏豫省不止鞏一邑且上下文移何得遂以藝文目之也必欲兼收並載則案牘如山不免汗牛之譏矣餘所去取俱費斟酌惟時賢詩歌不敢擅易者或傳其地或傳其人不爭字句工拙也

志中除凡例暨插圖外列目二十有三卷一曰沿革天文疆域建置

細目十五

卷二曰山川風俗土產陵墓寺觀古

蹟職官名宦流寓賦稅災祥卷三曰人物

附細目四

科目

附細

目三 武功隱逸節烈方技仙釋卷四曰藝文

細目十

乾隆己酉志二十卷知縣李述武主修湘潭張九鉞主纂教諭周作洵參訂任采輯者邑人焦鶴年孫枝榮劉文

英于建章馬敷錫劉裕新張耀南康誥曹肅諭張嵩木
張燮杜景星焦萬年闔作肅凡十四人皆學識優長望
著鄉邦者名曰采輯隨采而輯成稿與專任采訪者有
別以故兩月成書想見諸君之臂助矣有糧鹽道劉文
徽知縣李述武兩序

張九鉞字子峴湖湘世家負重望著有陶園文集先正
事畧有傳其所纂稿應高出流輩所謂洪鐘無纖響也
及詳讀之自較乙丑志爲佳而名實究不相符緣當時
限期成書諸凡潦草各門類或非全出一手致結果不
甚圓滿耳

劉序曰余嘗謂文章與政治相表裏而志乘尤爲政之
書俗吏動以簿書鞅掌爲辭未能徵文考獻故其政僅
刀筆筐篋之務而不知體要乾隆甲辰由戶部尙書郎
奉命出守東都公餘繙各邑志乘大都纂在乙丑丙寅
閒迄今且四十餘年聖朝德政之隆人材之盛風化之
醇日增於昔宜補輯以昭茲來許況鞏舊志尤多紕謬
體例則淆亂無章證據則牽援失實混河濟伊洛爲鞏
水強孟郊盧仝爲鞏人至俚諺雜陳諛美過當較他志
爲甚遭逢右文之世蓬觀石渠廣蒐掌故司茲土者仍
循固陋何以上應采擇爰與諸明府課政之暇輒以補

輯相勗越三年登封偃師志次第告成而鞏兩易其任
適滇南李君來濬河役畢遂以修志與邑薦紳謀僉愉
快集事延湘南張紫峴主筆諸薦紳各以採訪事實上
孫孝廉枝榮考古尤有據於是取舊志鉅其荒類補其
缺漏正其譌舛本正史及水經注而發明之事則徵信
語則雅馴四十餘年文獻朗若列眉儼爲鞏志創始之
書焉是舉也俾後人觀之者有所憑以爲振作續之者
有所遵以爲編次更無事廣稽遠引之勞李君之功非
淺尠也不寧惟是鞏爲子華子挺生之鄉淵源遞衍名
臣文彥代有偉人自茲以後諸薦紳覽前哲之芳躅各

規樞其子弟尹司農蔡侍郎之輩接踵而起以仰副聖
天子壽考作人之化其砥行礪節者得廁名貞珉之末
轉相則倣媲美二南則斯志之成非徒爲文章觀美也
其所以移風易俗裨益政治者詎不大與稿成適余蒙
恩晉河南糧鹽觀察李君以序請喜而弁諸簡端乾隆
己酉蘭秋書於大梁守署

李序曰鞏邑志不知椎輪所始國朝順治初年修之者
張君好奇也康熙三十年修之者顏君光昌也五十一
年修之者多君時琦也其本皆散佚乾隆十年邱君軒
昂續修之今又四十三年矣述武以丙午孟冬承乏是

邑首謁郡伯今陞糧鹽觀察都梁劉公公語述武曰志者爲政之書也鞏舊志體例蕪雜文不雅馴焉足備輶軒採擇且四十餘年來令甲之昭垂恩膏之疊沛及孝義節烈所當舉善而教者不可任其紀載缺如子盍謀新之述武歸繙舊志惕然久之蓋彼時官署篋衍攜書既少且限於聞見未能悉心搜討以故紕類叢出因思洛汭爲圖書所出之地況鞏得邑在春秋時光岳屢分疊遭兵燹紀載半已蕩爲雲煙幸有存者又復踳駁支離援引失實更千百年後沿譌襲謬何以爲網羅掌故者據是非官斯土者之責而誰責乎旋有濬河之役未

遑也倥偬稍定乃謀重新焉聞施太守修郡志時邑孝廉孫君于陽分輯山川古蹟金石博采羣書最稱綜核幸文獻之可徵也與商之更廣集諸薦紳於庭咸踴躍勦盛事迺告於觀察公延湘潭張紫峴明府開局城南公廡與孫君及衆薦紳慎加編輯大約據施郡志爲筆縷根諸經史佐以紀傳自夏伯封國以來邑之大事及山川古蹟等類璘璘編編罔不綜載職官選舉舊志漏者補之誤者芟之人物一門頗倍於昔用彰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治而激勸微意亦寓於斯體衷諸正論協諸公無疵無漏可爲一邑完書矣述武不敏賴諸君子補

訂之密搜訪之勤得免貽譏固陋懷鉛蓄素之餘忻幸
爲何如也是役也起己酉孟夏斷手季夏剗成述其
顛末於卷首非敢謂可副蓬觀羅采竊爲後之續纂者
導夫先路云爾時乾隆己酉歲季夏書

毛序曰鞏縣志續修於清乾隆己酉迄今百三十年無
更修之者原版漫漶磨滅類多不可辨識閱者每興抱
殘守缺之歎民國七年春龍章奉檄來鞏是歲靈雨爲
災夏六月河洛驟漲巨浸毀城縣署傾圮志版與案牘
均隨波散佚噫向之漫漶磨滅者今亦不可復覩矣今
之郡邑猶古之邦國也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邑志

佚亡則一邑之政教廢興風俗升降與夫循良治績耆
宿懿行惡足以徵信而垂遠矧鞏之爲邑建置最古名
勝尤繁如夏伯之國鞏伯之封東周之分邦北宋之陵
寢子華子之故里杜工部之殯宮以及河洛嵩邙名區
勝蹟若無志乘以昭示於來茲則年深代遠胥將湮沒
而弗彰矐言思之心焉滋懼歷五年始求得善本爰與
同年友梁君養軒校讐其訛舛補拾其闕遺念剗劂梨
棗之易於磨滅也付諸排印以全其真縣署與公欵局
各儲一帙交替則遞存書塾則更印以永其傳匪敢謂
徵文考獻之功聊以償則古稱先之志云爾癸亥孟夏

靜海毛龍章識

志首無凡例卷二十目亦二十曰輿圖志地理志

附三細目

建置志十二細目山川志祀典志三細目風俗志物產志賦役

志五細目學校志一細目職官志上七細目職官志下選舉志

九細目人物志上六細目人物志下二細目古蹟志上十二細目古

蹟志下二細目金石志藝文志上藝文志下祥異志

民國紀元羣情踴躍邑人士漸有提及修志者屈指上距
乾隆己酉已越百二十餘年矣是冬知事嵇炳元蒞任
盛年喜事官紳謀協次年遂有派員採訪之舉然訖未
設局實行繼遂無形中止此第一次之經過也

自二年派員採訪後事雖未行薦紳中大半具此印象偶
有聚會不時涉及此事至七年城災於水舊志版片漂
沒無存知事毛龍章虞文獻之淪替排印舊志以廣傳
流並序以弁其首至十一年春舊事重提毅然設局於
城內主持最力者有張祐劉鏡湖等嗣劉兼督鎮華電
促鏡湖赴陝志事又復淺擱此第二次之經過也
十五年冬鏡湖歸自陝西自顧桑榆晚景不復作出山想
又復倡導修志衆志僉同擬於十七年經始未及開辦
適省垣重修通志撤屬縣設分局採訪縣長楊保東招
集會議熱心此事者各有獻納均表贊成結果採訪稿

繕寫兩份一寄通志局餘備縣志局用同時推舉經理
籌備一切關於經費及各項職員部署畧定不復曩築
室道謀矣

十八年春設局於縣城紫金山聘禹縣田春同主編輯正
經理孟廣信副經理劉煥東籌備兼編輯宋經裕編輯
兼校訂劉蓮青餘設編輯八人張南陔張仲友張祐張
維渠李惟人孫紀熙劉維寶吳東鼎多半未任事分區
設採訪員六十餘人特別採訪員五人繕寫五人庶務
會計一人

清明節前後馮軍陸續西退約兩月餘至麥秋韓復渠部

與龐炳勳部交戰於康店黑石渡一帶此數月中兵士
紛至沓來絡繹如織不時闖入志局妨礙辦公主筆田
尤極厭之幾不相安不得已移局大黃冶村未幾禹縣
草寇明興田主筆旋里自後消息日惡移來南軍數萬
十月閒兩軍夾洛水以戰統計一歲中主筆任事約七
月次則宋經裕張南陔不時在局伙助惟劉鏡湖孫紀
熙爲局中中堅人物當戎馬倥傯閒亦絕不作他想

十九年

仲友

與孟廣信張南陔同入局繼事甫匝月

仲友

因家事赴汴時戰事又起交通斷絕困居大梁半年其
時胸中所最慮者卽局中主筆一事因自田編輯去後

筆政無人負責

仲友

雖濫竽其中不過畧効指臂而已

後承諸公之議至夏歷七月十一始與紀熙同邀南陽張君嘉謀由汴歸局張君字中孚乃吾中州耆宿俯肯責臨下邑諸公遂慶主筆得人但是時戰事方棘道經中牟鄭埠飛機擲彈轟炸相去尋丈亦云險矣到局後方期羣力合作從容就正適歸局之次日先師劉鏡湖作古局之中堅人物亡矣惜哉未幾孫紀熙橐筆從戎局人益少所幸者卽至八月十七南軍抵縣時局漸安局事乃得就緒

二十年接續進行秋間

仲友

與張君先後應通志館

本年改局

稱館之招

仲友

旅汴月餘他無可紀然關於採訪經過有可爲將來勸懲者茲爲披露如下

作志以採訪爲基礎採訪不力則史料不富所謂無米難爲炊也當十七年開會之始蒞會各員素乏著述經驗雖聘採訪多員草率從事而無精密籌畫又復限期迫促以致採訪疏畧及至下筆編纂當用者稀不得已又派臨時訪員夫以一縣之大豈一手一足之能爲烈至此始悔前此之悞晚矣竊謂修志之要當聘學識充裕者致全力於採訪迨採訪已竣然後設局編纂則耗費減而成效多

館中任事各員有足紀錄者一日孫紀熙竭蹶從公不憚煩勞原任編輯遇必要時又復出爲奔走在事兩年爲劉鏡湖所激賞又一日劉克顯實心任事始終不懈後雖脫稿撤館而一日書未出板刻刻在念不忘操勞戮力之處洵非局外所能知周光新用力畧同

附劉得仁先生事畧

劉得仁字伯元豪俠好義方鯁如鐵漢幼讀書家貧旋棄去於地方田賦差徭留心審核凡胥吏侵漁恆約紳董訴諸令廓清弊竇長子蓮青從師讀每歸輒叩所學敬塾師禮儀優渥一日典衣餬口適塾師應試卽以半數贖之嗣

蓮青授徒他村值書院課試常向塾中送試題繳試卷蓋虞誤兒童時閒並自誤也僑老并溝村中以逋賦與縣役構衅縣令震怒衆懼莫敢前得仁逕詣城浼紳以實情達事得寢一生艱險備嘗風骨稜稜無少貶損

按劉伯元係鏡湖先生嚴君前年通志局採訪業已列入孝義併錄稿寄省嗣鏡湖先生任本館校訂有去取職責謙遜退讓特將此稿削去堅不令錄茲值先生既歿追懷往事五中愴然關於先生本身是非一憑公論若其先德似不可因職任一併棄之也用特畧志梗概附綴篇末可否登入列傳一任後之君子